

# 清代輿圖所見地理環境變遷與 地名沿革——以琿春河流域為中心\*

莊聲\*\*

## 摘要

清代繪製全國輿圖肇始於康熙朝，當時完成的《皇輿全覽圖》是中外輿圖工作者共同實地測繪的成果，該圖除滿文以外，還有漢文和法文版。康熙朝以後，全國輿圖繪製工作並未中斷，不同時期繪製的輿圖對琿春河流域地理資訊的描繪都略有不同，其中，地名的增減部分是最引人矚目的，這種情況直到同治朝沒有出現大的變化。然而，光緒朝以後，這種情況就完全被打破，原始地理資訊變得異常複雜，甚至影響滿語文走向沒落。由此而帶來的文化衝突，是清朝主政者始料未及的，這種現象只能看作是一種時代變化的潮流。

**關鍵詞：**滿文、輿圖、琿春、河流

---

\* 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批准號：17BZS090）：清代滿文檔案東北盛京地區生態環境變遷資料翻譯與研究。

\*\*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 一、前言

清朝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1-1722 在位）對西洋科學技術以及醫學都充滿濃厚的興趣，他在位期間是西方科學傳入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科學突飛猛進的時代。影響所及，中外學者合作出版了許多科學書籍，並在耶穌會士的指導和康熙皇帝的支持下，在全國範圍進行了實地測繪工作，並據以繪成《皇輿全覽圖》。作為當時最為精確的中華帝國地圖，滿文本和漢文本相繼問世，以滿文本為底本的法文版本也得以出版；法文本出版以後轟動歐洲，甚至在歐洲相繼出現盜版的《皇輿全覽圖》。<sup>1</sup>

清代琿春駐防隸屬寧古塔副都統管轄，吉林將軍統轄，<sup>2</sup>「琿春，以河得名，與朝鮮慶源府僅一江之隔，晝則樵採相望，夜則更鼓可聞。……左環滄海，右帶門江，外控高麗，內屏重鎮，是琿春之形勝也」。<sup>3</sup>該地區在明代主要是瓦爾喀部、庫爾喀窩集部等女真部落的所在區域，漢文文獻（包括朝鮮史料）稱為後春、厚春、渾春、琿春、輝春等（按：根據史料的不同，本文將混用該地名），這些皆來自滿語「*huncun*」。《水道提綱》對琿春河流域描述得較詳細，曰：

輝春河，自東北諸山中，西流，合北來之牛非尖舍利河、西來之夫答足渾河，折西南流百餘里，合東南來之西白河、西北來之心雞拉庫河，又折西流百數十里，合北來之哈爾達山水，及東南來一河、南來之虎魯河、你牙河、蔔

---

<sup>1</sup> Mario Cams, "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Imago Mundi*, 66: 1 (January, 2014), pp. 51-69. 韓琦，《通天之學：耶穌會士和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191。

<sup>2</sup> 清·穆彰阿修，《嘉慶重修一統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57，〈盛京統部〉，頁32。

<sup>3</sup> 清·薩英額撰，《吉林外紀》（收入李興盛主編，《會勘中俄水路邊界圖說（外十一種）》，下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卷2，〈疆域形勝〉，頁1447。

禾里河，又折西北，合北來之哈達河、勒忒河，又西南數十里，合東來之哈達河，又西南入圖門江。<sup>4</sup>

按內藤湖南（1866-1934）的研究，以齊召南（1706-1768）編纂的地志籍《水道提綱》為最古且最精確，大致與《大清會典》和《一統輿地圖》內容吻合，且與盛京鳳翔閣所藏的滿文盛京地圖、滿文長白山地圖內容相符，以及由眾多耶穌會士參與，並收錄在法國人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中華帝國全志》中的康熙時期實地測繪的輿圖，與《水道提綱》的相同之處也較多。<sup>5</sup>由此可知，《水道提綱》與康熙時期繪製的輿圖關係非常密切。黃志平也談到，齊召南以翰林身分參與了纂修《大清一統志》，因而有機會接觸大量的圖書典籍，特別是能參考內府秘藏的實測地圖（即《康熙皇輿全覽圖》）和各省圖籍，為他寫作《水道提綱》提供了良好的條件。<sup>6</sup>顯然，《水道提綱》在編纂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的地方志和輿圖，其中包括康熙朝時期繪製的《皇輿全覽圖》。

近幾年海內外學界研究清代初期繪製的各輿圖，主要以輿圖的繪製時間、繪製人員以及版本考證為主，至於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地名沿革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特別是本文討論的琿春地區。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康熙朝以後繪製的各語種輿圖，輔以清代鮮為人知的滿文檔案，試圖解決清代疆域地理沿革問題。

<sup>4</sup> 清·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乾隆四十一年〔1776〕傳經書屋藏板，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26，〈東北海諸水〉，頁5a。

<sup>5</sup> 內藤湖南，〈韓國東北疆界考略〉，收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六）》（東京：筑摩書房，1972），頁552。原文收錄在內藤湖南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二月提出的《間島問題調查書》，與《內藤湖南全集（六）》中的內容略有不同。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1》，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關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一蔵），參考代碼：B03041212500。又參見名和悦子，《內藤湖南の国境領土論再考：二〇世紀初頭の清韓國境問題「間島問題」を通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12），頁294。

<sup>6</sup> 黃志平，〈齊召南《水道提綱》初探〉，《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1（湘潭，1988.4），頁99。

## 二、輿圖上繪製的地貌

琿春，漢文也寫作「渾春」。據《大清一統志》記載：「渾春地方，在城（按：寧古塔）東南渾春河左右，其南與朝鮮接界，皆庫雅拉等所居。康熙五十三年（1714），編置佐領，設協領、防禦管轄。東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土門江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十里，北至佛思恒山一百二十里。」<sup>7</sup>琿春境內主幹河流為琿春河，該河源自通墾山，由多條支流匯總而成，經圖門江流入大海。

乾隆十三年（1748），琿春協領上報琿春地名均用滿文之事時，提交的附單中統計了琿春各山川地名，分別是哈順河（*hašun bira*）、尼歐額尼亞哈河（*niongniyaha bira*）、穆克德亨山（*mukdehe alin*）、呼拉額河（*hūlanggi bira*）、米瞻河（*mijan bira*）、英額河（*ingga bira*），此三支河流皆出於土門江（*tumen giyang*）。土門江之口羅克托里之地（*loktori bigan*），你牙母你牙庫山（*niyamniyakū alin*）、綽闊峰（*coko hada*）、朱倫河（*jurun bira*）、煙楚河（*yancu bira*）、胡拉末山（*hūlamo alin*）、哈即米河（*hajimi bira*）、厄即米河（*ejimi bira*）、圖爾瑪山（*turma alin*）、西吉米河（*sijimi bira*）、蒙古河（*monggo bira*）、非牙河（*fiya bira*）、通金山（*tungke alin*）、琿春河之源（*huncun i bira sekiyen*），夫答是渾河（*fudasihūn bira*）、覺羅霍河（*gioloho bira*）、阿布達里河（*abdari bira*）、西白山（*sibe alin*）、心雞拉庫山（*singgilakū alin*）、托其河（*toci bira*）、厄瑟河（*ese bira*）、阿密德河（*amida bira*）、哈達麼山（*hadame alin*）、勒忒河（*lete bira*）。<sup>8</sup>通過這些山川地名，可知琿春地區水資源較為豐富，那麼

<sup>7</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35，〈寧古塔〉，頁14a。

<sup>8</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冊，〈琿春記名協領赫保為報本處關防及地名均用滿文書寫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276-277，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地名音譯漢字參考《康熙皇輿全覽圖》之分圖（《盛京全圖》和《烏蘇里江圖》）或《吉林輿地說略》，其他未對應地名，由筆者音譯。見《康熙皇輿全覽圖》（康熙六十年〔1721〕漢文本刻版，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另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

山川的具體地理位置究竟描繪在何處？

以下利用清代繪製的各種輿圖以及滿漢文獻，指出具體的繪製位置以及重點考察地理沿革。為方便使用各輿圖，將《皇輿全覽圖·盛京全圖及烏蘇里江局部圖》（漢文本刻版）簡稱為「圖1」，《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簡稱為「圖2」，<sup>9</sup>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的《中國韃靼與西藏全圖·滿洲寧古塔朝鮮北部》簡稱為「圖3」，<sup>10</sup>《雍正十排圖》簡稱為「圖4」，《乾隆十三排圖》簡稱為「圖5」，<sup>11</sup>《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簡稱為「圖6」，<sup>12</sup>《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簡稱為「圖7」，<sup>13</sup>《吉林邊防境域圖·琿春輿圖》簡稱為「圖8」，<sup>14</sup>《吉林輿圖》簡稱為「圖9」，<sup>15</sup>《滿洲文長白山圖》

---

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68；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收入楊立新等整理，《吉林紀略》，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105-130；顧松潔，〈清代八旗駐防協領研究：以琿春駐防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6），頁35。

<sup>9</sup>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康熙五十八年〔1719〕本銅版複製，京都：京都大學吉田南綜合圖書館藏，1929）。

<sup>10</sup>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ibet, 173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上海：商務印書館，2015），頁133-138。曼斯·繆奎尼（Massimo Quaini）、蜜雪兒·卡斯特諾威（Michele Castelnovi）著，安金輝等譯，《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247-249。

<sup>11</sup> 《雍正十排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五排東二」；《乾隆十三排圖》，1761，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八排東二」。

<sup>12</sup>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

<sup>13</sup> 《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關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sup>14</sup> 《吉林邊防境域圖》（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

<sup>15</sup> 《吉林輿圖》（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另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

(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簡稱為「圖10」,<sup>16</sup>《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簡稱為「圖11」,<sup>17</sup>《吉林俄韓交界形勢險要輿圖》簡稱為「圖12」,<sup>18</sup>《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簡稱為「圖13」,<sup>19</sup>《中外一統輿圖》簡稱為「圖14」。<sup>20</sup>另各圖山川地名書寫頗有出入,可參見本文「附錄:清朝前期各輿圖琿春山川地名對照表」。

### 1. *hašun bira* / 哈順河

「圖2」作 *hašon bira*,「圖3」作 *Hachou Pira*,「圖4」作 *gašun bira*,「圖5」作噶順必拉,「圖6」作 *gašun bira* / 噶順河。地理書《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中標記為,噶順河 / *gaše bira*,滿文與各輿圖上標記的地名有差異。<sup>21</sup>《盛京通志》也作哈孫河,在「城(按:寧古塔,以下略)南三百四十里,源出城東南五百里無名山,西流入噶哈哩河」。<sup>22</sup>顯然,哈順河是噶哈哩河的支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130-131。

<sup>16</sup> 《滿洲文長白山圖》,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sup>17</sup> 《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sup>18</sup> 《吉林俄韓交界形勢險要輿圖》(柏林: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Hs.Or.753。華林甫,〈德國度藏晚清吉林輿圖的初步考釋——德藏晚清吉林輿圖研究之一〉,《社會科學戰線》,2017:4(吉林,2017.4),頁99-111。

<sup>19</sup> 《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同治二年[1863]湖北撫署景桓樓印,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頁東三a。

<sup>20</sup> 《中外一統輿圖》,琿春河流域影印部分,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sup>21</sup> 清·達椿繕寫,《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乾隆庚辰年[1760]抄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第3冊,「第三排」。

<sup>22</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卷9下,〈山川〉,頁56b。

流，而噶哈哩河是圖門江的支流之一，自「城南一百五十里，源出馬兒虎力窩集，南流入圖門江」。<sup>23</sup>通過「圖1」，我們知道噶哈哩河在琿春西北位置。哈順河雖然在「圖2」、「圖4」、「圖6」中都是一條二級支流，但不是離圖門江口最近的支流。其實在圖門江口和哈順河之間，另外還有一條屬於噶哈哩河支流 *detungge bira* / 德通額河，此河在「圖1」、「圖5」中不見繪製。在「圖2」、「圖3」、「圖4」中，德通額河和哈順河之間皆繪製有一座山 *feshen alin*，而此山在「圖1」和「圖6」中則不見。「圖5」雖然也繪製了「佛斯亨阿林」，但是繪製的位置與上述輿圖完全不同，其繪製在北部二級支流「富爾哈必拉」和「薩奇庫必拉」之間的位置。*feshen alin*，《盛京通志》作佛思恒山，「城南四百里，高十里，周圍五十里」。<sup>24</sup>

## 2. *niongniyaha bira* / 牛甕尼雅哈河

此河在「圖1」至「圖6」中都未見繪製。但據《吉林輿地說略》記載：「牛甕尼雅哈嶺、沙金溝嶺、哈順山、富爾哈山均在城（按：琿春）西北，西近噶哈哩河沿。」<sup>25</sup>漢文「牛甕尼雅哈」即與檔案中出現的 *niongniyaha* 一致，有嶺必有河，噶哈哩河即前述噶哈哩河為圖門江支流，由此推測牛甕尼雅哈河離哈順河也不遠。

## 3. *mukdehe alin* / 穆克德亨山

在「圖1」至「圖6」中未見標註穆克德亨山，而只標註了穆克德亨嶺，分別作 *mukdehen dabagan*、*Mougdegue Tabagan*、*mukdehen dabagan*、穆克德亨達巴漢、*mukdehen dabagan*（穆克德亨嶺）等，而「圖7」標記為 *mukdeha*。除了「圖3」與檔案記載相近以外，其他輿圖都標註為 *mukdehen*，詞尾為「n」，「圖7」也

<sup>23</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6b。

<sup>24</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43a。

<sup>25</sup>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120。

許是內藤湖南的漏記。另外，北京大學藏的《盛京全圖》將穆克德亨嶺標錯為穆克德亨河。<sup>26</sup>因此，可以斷言並非是編者所指的該圖為康熙五十八年（1719）繪製《皇輿全覽圖》的底本，<sup>27</sup>我們只能認為是另一種抄繪本。

滿語 *alin*（山）和 *dabagan*（嶺）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分別解釋為：「*den amba ningge be alin sembi*／高大者稱為山」，<sup>28</sup>「*alin i dabame yabure ba be dabagan sembi*／越過山之地稱為嶺」。<sup>29</sup>據《吉林輿地說略》記載：「德通額嶺在城（按：琿春）北一百二十里，東接無名山，即德通額河、穆克德河發源處。」<sup>30</sup>此無名山是否為穆克德亨山還有待考證。

#### 4. *hūlanggi bira*／呼拉額河

在各輿圖中只有一條標註為 *hulan bira*／呼蘭河的河流，「圖3」作 *Houlan Pira*，「圖6」作 *kūlan bira*／庫蘭河，而「圖5」只繪製了河流，未標註河名。《盛京通志》作壺蘭河，「城東南五百里，源出壺蘭窩集，南流入圖門江」。<sup>31</sup>根據檔案中的記載：「*hūlanggi bira*／呼拉額河、*mijan bira*／米瞻河、*ingga bira*／英額河，此三支河流皆出於 *tumen giyang*／圖門江」。<sup>32</sup>依據輿圖與地理志分析，以上三支河流不是出於圖門江，而是流入圖門江，而且該呼拉額河即為呼蘭河。

<sup>26</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7。

<sup>27</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概述〉，頁2。

<sup>28</sup>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地輿部·地輿類·山〉，頁40b。

<sup>29</sup>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卷2，〈地輿部·地輿類·嶺〉，頁41a。

<sup>30</sup>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120。

<sup>31</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9b。

<sup>32</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冊，〈琿春記名協領赫保為報本處關防及地名均用滿文書寫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276-277，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5. *mijan bira* / 米瞻河

「圖3」作 *Mithen R.* (*R.*: 法文 *Riviere* 的縮寫, 河之意), 「圖6」作 *mijan bira* / 密瞻河, 而「圖5」作米古必拉, 顯然按照其他輿圖標註, 「古」字是「占」字之筆誤。《盛京通志》作密占河, 「城東南五百四十里, 源出密占窩集」。<sup>33</sup>

### 6. *ingga bira* / 英額河

「圖3」作 *Ingha R.*, 其他輿圖均標註為 *yengge bira*。顯然, 檔案與輿圖比對, 開頭字母和詞尾有差異。另, 檔案又記: 「*ingge bira i šurdeme alin de wehe noho* / 英額河周圍之山盡是石。」<sup>34</sup> 同樣是檔案上記載的地名, 居然詞尾母音互不一致。據《大清一統志》記載: 「渾春河在城東南六百里, ……英愛河, 在城東南五百八十里, 渾春河東, 源出箴籬山。又, 密占河, 在城東南四百五十里, 英愛河東, 源出城南無名山, 據南流入土門江。」<sup>35</sup> 可見, 英愛河即與輿圖和檔案中標記的地名 *ingga bira* 或 *yingge bira* 一致。

### 7. *tumen giyang* / 土門江

「圖1」, 「圖5」, 「圖6」漢字分別標註為土門江和圖門江。「圖2」繪製的河流上沒有標註地名, 「圖4」與標題一致以外, 「圖6」滿文標註為 *tumen ging*, 「圖3」標註為 *Toumen oula*。朝鮮史料寫豆滿江, 無論用何種漢字書寫, 都是音譯漢字, 因為圖門或土門 (*tumen*) 為「萬」之意。另外, 特別要注意的是 *giyang* 和烏拉出現了混用現象, 在「圖5」中噶哈里必拉以西圖門江北岸山區一帶上標註為土門烏拉。*giyang* 為漢文音譯, 而「烏拉」來自滿文的 *ula*, 是江之意, 以上「圖3」和「圖5」以外, 都用漢字音譯「*giyan*」標註。由此可見, 「圖3」繪製時的參考資料也較豐

<sup>33</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 孫成等纂, 《盛京通志》, 卷9下, 〈山川〉, 頁60a。

<sup>34</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 第1冊, 〈署琿春協領庫楚為經查在琿春無適合放馬地方不可設立牧群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 頁112-113,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sup>35</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 《大清一統志》, 卷35, 〈寧古塔〉, 頁8a-8b。

富。

據《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記載：「豆滿江在府（按：慶源府）東二十五里，源出白頭山。歷東良、北斜地、阿木河、愁州、童巾、多溫、速障等處，至會叱家南流至慶興府沙次麻島分流五里許入海。女真語謂萬為豆滿，以眾水至此合流，故名之。」<sup>36</sup>毋庸置疑，圖門、土門以及豆滿都是來自女真語或滿語的音譯地名漢字，滿語為 *tumen*，萬之意。又，《大清一統志》記載：

土門江，在城（按：寧古塔城）南六百餘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繞朝鮮北界，又東南折，會諸水，入於海。《通志》云：「《明統志》有阿也苦河，源出長白山，東流入海。今長白山之水，東流者，有土門江、無阿也苦河名，按《金史·留可傳》，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倫部人，今渾春河南流，與土門江合流，統門即土門，音之轉也。又明志有徒門河，流經建州衛，東南一千里，入於海，此即土門河也，與阿也苦河當是一水耳。」<sup>37</sup>

《盛京通志》上記載的更為簡單：「土門江，城（按：寧古塔城）南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繞朝鮮北界，復東南，折入海。」<sup>38</sup>

#### 8. *loktori bigan*／羅克托里之地

「圖 1」至「圖 6」中都不見繪製該地名，僅知道在圖門江口處，也就是在圖門江入海口地域。

#### 9. *niyamniyakū alin*／你牙母你牙庫山

在各輿圖中琿春河有一條稱為 *niyamniyakū bira*／你牙母你牙庫河的支流，其東南方向確實繪製有山脈，但均不見標註山名。

<sup>36</sup> 朝鮮·盧思慎，《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首爾：漢城大學奎章閣檔案館藏，奎貴1932-V.1-25），卷50，〈慶源都護府〉，頁20b。

<sup>37</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35，〈寧古塔〉，頁6。

<sup>38</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6b。

唯一在「圖6」的 *niyamniyakū bira* / 尼雅木尼雅庫河以南位置，繪製並標註了一座 *kafa alin* / 喀法山，而非你牙母你牙庫山。「圖6」將尼雅木尼雅庫河標在 *hulu bira* / 呼祿河的源流處，而呼祿河與下游 *bohori bira* / 波和哩河之間有一條無名河，其實在 *hulu* 河下游才是尼雅木尼雅庫河，這些地理資訊在「圖1」、「圖2」和「圖4」中均得到確認。在「圖4」中 *niyamniyakū bira* 及下游 *bohori bira* 之間又有一條無名河，相反在「圖6」中，*bohori bira* / 波和哩河及下游 *hada bira* / 哈達河之間也有一條無名河，這些無名河在其他輿圖中均不見繪製。「圖1」你牙母你牙庫河南部山脈有一條自北向南，最後注入大海的火擢火河，這條河在「圖5」中也有標註，稱為和卓和必拉，其他輿圖雖然也在這一位置均繪製了一條河，但是均不見標註河名。《水道提綱》將尼牙母尼牙庫河誤作為你牙河。<sup>39</sup>

#### 10. *coko hada* / 綽闊峰

「圖1」至「圖6」中都不見繪製此峰，具體位置無從考證。另據檔案記載，「*coko bigan. golmin ici orin ba. onco ici tofohon ba* / 綽闊原野長二十里，寬十五里」，<sup>40</sup>顯然，琿春地方有被稱為綽闊的地區。

#### 11. *jurun bira* / 朱倫河

「圖1」至「圖6」中都不見該河。據《盛京通志》記載：「渚淪河，寧古塔城東南六百四十里，源出夏渣山，南流入海。」<sup>41</sup>渚淪河，即檔案中記載的 *jurun bira*；而夏渣山，在「城東南六百三十里，高五里，周圍三十里，渾綽渾河、渚淪河發源於此」。<sup>42</sup>毋庸置疑，渚淪河與朱倫河是同一條河，只是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sup>39</sup> 清·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卷26，〈東北海諸水〉，頁5a。

<sup>40</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1冊，〈署琿春協領庫楚為經查在琿春無適合放馬地方不可設立牧群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113，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sup>41</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60a。

<sup>42</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6a。

由此可知，該河是一條流入大海的河流。另外，渚淪河在清末輿圖中也有繪製，分別在「圖8」和「圖12」中標註為珠倫河和朱倫河，其地理位置恰好在琿春城東南方向，源於西北方向的大黑頂子和長嶺子，而黑頂子就是早期輿圖中標註的夏渣山／*hijan alin*，此山在「圖6」中標註為香山／*hiyan alin*，顯然「圖6」繪製者把滿文的  $\text{ᡤᡠᡵᡠᡵᡠ}$  / *j* 字誤記為  $\text{ᡤᡠᡵᡠᡵᡠ}$  / *y*，所以導致地名發生了變化。夏渣山漢字也有多種寫法，例如：「珠倫河源喜彰山，又名西沾山，又名夏渣山，即黑頂山也。合四水東流數十里，受北來橫道河（橫道河出自神仙頂子山，合兩源南流入珠倫河），又東南入於海」。<sup>43</sup>其實，清代在朱倫河附近也設置了卡倫（*karun*，哨站），例如：「*huncun gašan julergi yaksime tebuhe jurun karun gašan ci dehi ba*／琿春莊以南，關駐朱倫卡倫，離莊四十里」。<sup>44</sup>可見，設置的朱倫卡倫離琿春莊也就四十里。通過檔案也能知道流入大海的朱倫河河口是個海灣地區，例如：「*jurun bira wai golmin ici juwan ba.onco ici juwe ba*／朱倫河灣長十里，寬二里。」<sup>45</sup>而且，朱倫河到了晚清是朝鮮人越過圖門江前往俄羅斯沿海地區的必經之路。<sup>46</sup>

## 12 .*yancu bira*／煙楚河

「圖3」作 *Yenechou R.*，「圖5」作顏楚必拉，是一條源出渾托和窩集，由呼祿河南部山脈自北向南流入大海的河流。<sup>47</sup>煙楚河又作「巖杵河，在琿春東南九十里，俄之岩杵鎮在焉。南流三十里入海，海口俄鎮曰摩闊巖。西北距琿春一百二十里口，南數里有二石山，生海口水中平列，如門與長江東西梁山相似，但形勢

<sup>43</sup> 李澍田編，《琿春史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頁62。

<sup>44</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33冊，〈琿春協領伊勒章阿為報琿春所屬卡倫名稱里程數目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13，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sup>45</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1冊，〈署琿春協領庫楚為經查在琿春無適合放馬地方不可設立牧群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112，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sup>46</sup> 清·寶鋆監修，《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70，頁745，同治八年十一月上旬。

<sup>47</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35，〈寧古塔〉，頁8b。

較小耳。商船出入，莫不經由此」。<sup>48</sup>「圖6」雖然也繪製了 *yancu bira*／延楚河，但是有兩條支流，而在其他輿圖中僅繪製了一條主流，不見的支流。通過「圖6」知道該河東南築有 *furdan hoton*／富爾丹城，西南位置設有 *yencun gašan*／延楚屯。

### 13. *hūlamo alin*／胡拉末山

此山在「圖1」至「圖6」中都不見繪製，僅在「圖8」中有標註胡拉木山，因此可以推測此山就是 *hūlamo alin*，其具體地理位置在琿春東南部沿海區域，媽媽歲以西地帶；媽媽歲即早期輿圖中標註的 *mama saha*／瑪瑪薩哈。

### 14. *hajimi bira*／哈即米河

哈即米河也稱哈濟密河、哈集米必拉、Hajimi Pira等。據《欽定盛京通志》記載：「哈濟密河城（按：寧古塔城）東南五百三十里，源出錫伯窩集。」<sup>49</sup>而據「圖2」、「圖4」、「圖5」、「圖6」等輿圖分析河源，我們知道哈即米河源於 *kafa alin*／喀法山（喀發阿林）南麓，自北而東南流，最後注入大海。而 *kafa alin* 在「圖3」中標錯為 *Afa Alin*。到了清末，輿圖上記載的資訊就沒那麼準確，<sup>50</sup>如在《吉林通志》中記述為：「阿吉密河，源出哈發山東麓，與琿春東北黑山背卡倫連界，其東北距蒙古街俄鎮，西北距岩杵河俄鎮皆二百里，合四水，南流入海，海口東南有大多壁島在焉。」<sup>51</sup>顯然 *hajimi* 在輿圖和史料都出現了開頭輔音「h」脫落現象，所以哈即米河變為阿吉密河。而文中提到的岩杵河即上述的煙楚河。

<sup>48</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3b-14a。

<sup>49</sup>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7，〈山川〉，頁69b。

<sup>50</sup> 例如在《吉林邊境防禦圖》（「圖8」）與《吉林俄韓交界形勢險要輿圖》（「圖12」）中，均將「哈即米河」標註為「阿吉密河」。

<sup>51</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4a-14b。

### 15. *ejimi bira*／厄即米河

厄即米河繪製在上一則哈即米河的東北位置，也直接流入大海。在「圖3」和「圖5」中分別作 *ejimi Pira* 和額集米必拉，「圖8」作額吉密河；《大清一統志》作額濟密河。<sup>52</sup>但是，「圖6」和《欽定盛京通志》分別作 *ijimi bira*／伊濟密河；<sup>53</sup>同樣《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也記述為 *ijimi bira*／伊濟密河，<sup>54</sup>可見開頭母音「e」都變為「i」的音了。

### 16. *turma alin*／圖爾瑪山

此山在各輿圖中均不見繪製，具體位置無從考證。但是，在「圖8」中繪製的額吉密河東北區域標註有一條圖拉木河，是一條直流入大海的河流，而其北部河源位置繪製有山脈，圖爾瑪山也許就在此位置。

### 17. *sijimi bira*／西吉密河

西吉密河在「圖1」至「圖6」中都不見繪製，僅能在「圖8」中得到確認，其具體的地理位置在上一則「*turma alin*」中可以確認，圖拉木河「東為西吉密河，合兩源，受東、西兩小水，東南流數十里入海」。<sup>55</sup>

### 18. *monggo bira*／蒙古河

蒙古河在厄即米河東北方向，直接流入大海，「在城（按：寧古塔）東南五百七十一里，源出阿番山」。<sup>56</sup>「圖3」作 *Mongou Pira*。此河與厄即米河不同之處，是由三條支流匯流而成。其中一條支流在「圖1」標註為細河，「圖2」和「圖4」標註為 *narhūn bira*，「圖3」標註為 *Nargou R.*，「圖5」和「圖6」也標註為納爾

<sup>52</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35，〈寧古塔〉，頁8a。

<sup>53</sup> 「伊濟密河，城東南五百三十里，源出錫伯窩集」。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卷27，〈山川〉，頁69b。

<sup>54</sup> 清·達椿鐸寫，《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第2冊，「第二排」。

<sup>55</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4b。

<sup>56</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35，〈寧古塔〉，頁8a。

渾河（必拉）。*narhūn* 滿語為細之意，由此可見，「圖1」標註的是意譯河名，其他輿圖則都採用了音譯。另外兩條支流在「圖3」和「圖6」中分別標註為 *Tchoucteha R.* 和 *hetu monggo bira* / 赫圖蒙古河，這兩條支流在其他輿圖中都未見標註。其實 *Tchoucteha R.* 在「圖3」中也有一條同名河，是綏芬河右岸支流，此河在其他輿圖中也都有繪製並標註，滿文標註為 *jukja bira*，漢文分別標註珠克扎河、主克金河或朱克渣必拉等。和田清（1890-1963）曾經指出過唐維爾繪製的《皇輿全覽圖》較為粗略，個別村落只有符號而不見名稱。<sup>57</sup>毫無疑問，「圖3」中標註的蒙古河支流 *Tchoucteha R.* 僅標錯而已。

### 19. *fiya bira* / 非牙河

通過「圖1」至「圖4」和「圖6」，我們知道非牙河是琿春河支流。而「圖3」繪製並標註了兩條 *Fia R.*，而且兩條河流都緊挨著，也都是琿春河的支流。「圖5」雖然也繪製了該支流，卻非琿春河支流，而是流入南海的上一則「*monggo bira*」的支流。其實，在《吉林通志》中也提到蒙古河是由三條支流合流而成，其一為上一則「*monggo bira*」中提到的納爾琿河，而另一條就是斐雅河。<sup>58</sup>

### 20. *tungke alin* / 通金山

「圖5」作通肯阿林，「圖3」作 *Touken Alin*，其他滿文輿圖皆作 *tungken alin*，可見與檔案中記載與輿圖中標註的地名有所不同。據《盛京通志》記載：「通墾山，城東南七百里，高一里，周圍四里，渾春河發源於此。」<sup>59</sup>又《吉林輿地說略》記載：「通肯山在城（按：琿春）東北二百五十里，山勢聳峻，子出群峰之上，東與分水嶺相接，北則層巒蜿蜒，接連漢堤塔山，南為琿春

<sup>57</sup>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龙江等處标注戰績輿圖について〉，收入《盛京吉林黑龙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頁8-9。

<sup>58</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4b-15a。

<sup>59</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6a。

河，西為哈順河發源處。」<sup>60</sup>「圖 8」中標註為通背山，繪製者將「肯」字誤讀為「背」字的可能性極大。

### 21. *huncun bira*／琿春河

琿春，舊作渾蠢；<sup>61</sup>琿春河，朝鮮文獻作訓春江，也作厚春、後春、渾春等。明末東海窩集部，在琿春東南，凡沿海林木叢茂處，皆為窩集。<sup>62</sup>窩集，滿語為「*weji*」，山野草木稠密之意。「琿春河出城東北山，西南流，西合拉特河，經城南，北合占米河來會，又東南，入於海」。<sup>63</sup>「東北山」即上一則「*tungke alin*」的「通墾山」，在「城（按：寧古塔）東南七百里，高一里，周圍四里，渾春河發源於此」。<sup>64</sup>琿春東南盡是大海，而西邊與國際河流圖門江接壤。齊召南在《水道提綱》中對琿春河流域也有描述，曰：

輝春河自東北諸山中，西流，合北來之牛非尖舍利河、西來之夫答足渾河，折西南流百餘里，合東南來之西白河、西北來之心雞拉庫河，又折西流百數十里，合北來之哈爾達山水，及東南來一河、南來之虎魯河、你牙河、蒿禾里河，又折西北，合北來之哈達河、勒忒河，又西南數十里，合東來之哈達河，又西南入圖門江。<sup>65</sup>

正如上文所述，齊召南編纂《水道提綱》主要參考康熙朝時期繪製的《皇輿全覽圖》，通過輿圖中繪製的地理資訊，我們可以確認到琿春河流域在「圖 1」上為 17 條支流，「圖 2」和「圖 3」上為 16

<sup>60</sup>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 120。

<sup>61</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 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 11a。

<sup>62</sup> 清·薩英額撰，《吉林外紀》，卷 9，〈古蹟〉，頁 1559。

<sup>63</sup> 清·托津等奉敕纂修，《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嘉慶戊寅年〔1818〕武英殿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 91，〈吉林各城圖·三姓所屬海以外圖〉，頁 13b。

<sup>64</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 9 下，〈山川〉，頁 56a。

<sup>65</sup> 清·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卷 26，〈東北海諸水〉，頁 5a。



條支流，顯然超過了《水道提綱》中所記的9條支流，除了地名仍有幾處誤記以外，也可見齊召南略而不記的程度。

另據《大清一統志》記載：

琿春河，在城（按：寧古塔）東南六百里，源出通墾山，會諸小水，西南流入土門江。《金史·世紀》有渾蠡水與統門水合流，即此。又勒特河，在城東南四百三十里，源出穀笮籬山。漢達河在城東南六百二十里，源出烏爾渾山，俱南流入琿春河。又英愛河在城東南五百八十里琿春河東，源出笮籬山。又密占河在城東南四百五十里，英愛河東源出城南無名山，俱南流入土門江。<sup>66</sup>

可是，在《吉林通志》中，琿春河支流數達到了三十多條，包括：香房溝河、小圖們河、灣溝河、台馬溝河、黑瞎背河、大圖們河、六道溝河、大六道溝河、太平川河、鬪枝溝河、梨樹溝河、冰林河、四方頂山河、五道溝河、大五道溝河、杉松溝、秀松溝河、榆樹河、四道溝河、小柳樹河、大柳樹河、錫伯河、西鬪枝溝河、葫蘆河、三道溝河、外郎溝河、二道溝河、沙金溝河、荒溝河、頭道溝河、大紅旗屯河、駱駝河、車大人溝河、小二道河、大二道河龍首山河、板石溝河。<sup>67</sup>這些三十多條支流中，與早期輿圖相對應的地名僅有三條，即錫伯河、葫蘆河、駱駝河，分別與 *sibe bira*／錫伯河、*hulu bira*／呼祿河、*lete bira*／勒特河對應，僅這幾條與原滿語地名有關聯，其他皆變為漢語傳統地名。其中，葫蘆河在「圖8」和《吉林輿地說略》直接標註為「葫蘆必拉河」。<sup>68</sup>該地名在《吉林通志》中又補充解釋為：「葫蘆

<sup>66</sup> 清·蔣廷錫等奉敕，《大清一統志》，卷35，〈寧古塔〉，頁8a-8b。

<sup>67</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1a-12a。根據《吉林通志》繪製的琿春城圖和《吉林邊防境域圖·琿春輿圖》所記支流中外郎溝河、小二道河、大二道河是琿春河的二級支流。

<sup>68</sup> 「琿春河，源出通肯山，城東北二百五十餘里，曲折南流，引斐煙河，復西南流，引灣溝河、圖門子河、黑水背河、六道溝河、梨樹溝河、五道溝河、西北溝河，復折而西流，引四道溝河、托吉河、葫蘆必拉河、三道溝河、尼雅木尼雅庫河、二道溝河、頭道溝河、伯霍哩河、勒特河，經城南里許，引二道河，復西

河，俗呼胡盧畢拉河，非是。畢拉，國語謂河也，不應連用，其誤又與興安嶺同也。」<sup>69</sup>可見，光緒年間已經出現了滿語和漢語混用的現象。駱駝河，即與《水道提綱》中的勒忒河相對應。<sup>70</sup>

另外，朝鮮史料《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記載：「訓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東林城入于豆滿江，斡朶里野人所居。」<sup>71</sup>

## 22. *fudasihūn bira* / 夫答是渾河

夫答是渾河為琿春河右岸支流，滿語「*fudasihūn*」為叛逆的、倒著的之意。通過各輿圖繪製的地理資訊，可知該河是琿春河流域流量最大的一條支流，分別由5條未標名的支流匯流而成，其源頭山脈也未標註地名。該河「圖3」標註為 *Foudacheho Pira*，「圖5」標註為傳達錫渾必拉，「圖6」標註為 *fudasihūn bira* / 富達什琿河，而《水道提綱》將其誤記為「夫答足渾河」，顯然齊召南將「是」字看成「足」字了。北京大學藏的《盛京全圖》上，更是沒有標註地名。<sup>72</sup>

## 23. *gioloho bira* / 覺勒和河

覺勒和河是琿春河左岸支流，「圖5」作舉爾和必拉，「圖6」作 *giyolho bira* / 覺勒和河，「圖2」和「圖4」滿文則作 *giolho bira*，顯然滿文拼寫在各輿圖和檔案之間有微妙的差異。然而，在「圖1」中標註為角兒河，法文「圖3」標註為 *Kiolo Pira*。顯然，其他輿圖與「圖1」和「圖3」相比多出「*ho*」或「和」字。該字無疑與漢文「河」字相對應。「圖1」、「圖3」是康熙朝時期所繪製的輿圖，然而同樣是康熙朝時期繪製的「圖2」卻附帶有「*ho*」字，該地名在雍正朝以後繪製的各輿圖中，則都附帶「*ho*」或「和」字。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雍正以後繪製的輿圖在很大程度上受「圖2」的影響較大。所述內容雖然是推論假

南，入圖門江」。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120-121。

<sup>69</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11b。

<sup>70</sup> 清·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卷26，〈東北海諸水〉，頁5a。

<sup>71</sup> 朝鮮·盧思慎，《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50，〈慶源都護府〉，頁21a。

<sup>72</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頁7。

設，但是按照各輿圖中的記載，亦可見與此種情況相符的河川名稱。這些山川地名到了清朝末年變得更模糊不清，該河在「圖 9」中標註為「覺霍洛」，顯然該輿圖作者在繪製過程中，將「覺洛霍」標錯為「覺霍洛」了，這些輿圖所描繪的地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與實際不符，所以也大大降低了地圖的實際應用性。

#### 24. *abdari bira*／阿布達哩河

阿布達哩河，在「圖 4」以後繪製的輿圖中都可以得到確認，是琿春河左岸的一條支流，地理位置在上一則「*giolho bira*」的下游區域。但是，在「圖 1」和「圖 3」中角兒河和西白河之間竟沒見繪製河川，然而在「圖 2」中，繪製了一條無名河，該無名河也許就是阿布達哩河，「圖 2」底本輿圖也許對該河名稱略而未記。

#### 25. *sibe alin*／西白山

「圖 1」至「圖 6」中都不見繪製西白山，可是琿春河左岸有一條 *sibe bira*／西白河，也作錫伯河。該河在「圖 2」和「圖 5」上是琿春河的一級支流，而其他輿圖繪製的均是一條二級支流，不是左岸就是右岸支流。另外，同樣的情況在「圖 5」中繪製的琿春河右岸支流集新必拉，在其他輿圖中均是自北而東南流入大海的河流，可見各輿圖間繪製的差異。<sup>73</sup>但是，該 *sibe bira*／西白河在「圖 8」和清末編纂的史料，已變為「西北溝河」，<sup>74</sup>看似與原始滿文地名無任何關係，其實，「錫伯河，今俗稱西北溝河，亦轉寫之誤，今為正之」。<sup>75</sup>

#### 26. *singilakū alin*／心雞拉庫山

心雞拉庫山與上一則涉及的錫伯山相仿，各輿圖僅在琿春河右岸支流標記有一條心雞拉庫河，而不見山名。除「圖 3」以外，其他輿圖都在心雞拉庫河源頭西北位置繪製了山脈，其中位於以

<sup>73</sup> 「清聲河，在城東南四百七十三里，源出渾托和窩集」。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 35，〈寧古塔〉，頁 8a。

<sup>74</sup>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 121。

<sup>75</sup> 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 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 11b。

西方位的山被標註為哈兒達山，推測心雞拉庫河源頭北部山麓就是心雞拉庫山。

### 27. *toci bira*／托其河

托其河在各早期輿圖中都不見繪製，但是在檔案中有記載，據琿春協領上報寧古塔副都統：「六月十三日，照例派遣至錫伯窩集之吳任德等驍騎校，於托其河地方逮住未及挖參之夥五人。」<sup>76</sup>可見，托其河在錫伯窩集附近。又該河在「圖9」中標註在錫伯河的上游位置，是一條琿春河左岸支流，其下游支流是阿布達力河。但是，該阿布達力河在上述第24則「*abdari bira*」中是一條琿春河左岸支流，而非右岸支流。該河在《吉林輿地說略》中也有記錄，漢字標記為托吉河，但是與「圖9」繪製的錫伯河上游相反，是一條錫伯河的下游支流。<sup>77</sup>

### 28. *ese bira*／厄瑟河

此河在各輿圖中皆未繪製，具體位置無從考證。

### 29. *amida bira*／阿密德河

此河在各輿圖中皆未繪製，具體位置也無從考證。但是，在琿春地方設置的卡倫中，有一個稱為阿密德（*amide*）的卡倫，其卡倫距離錫伯河五十里。<sup>78</sup>

### 30. *hadame alin*／哈達麼山

哈達麼山與上述錫伯山和心雞拉庫山相同，僅在「圖3」中繪製有Hadama R.，該河也是琿春河右岸支流，其地理位置在 Pohori R.對岸下游位置。Hadama R.上游另有一條無名支流，再上游就是前述第26則「*singgilakū bira*」中述及的支流 Chinilacou R.，也就是心雞拉庫河。在「圖9」中，哈達莫河繪製在琿春河右岸勒特河支流上游。哈達麼河在「圖10」中也有繪製，標註為 *hadam bira*，

<sup>76</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7冊，〈琿春協領色克什為拿送偷挖人參案犯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97-100，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sup>77</sup>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頁121。

<sup>78</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33冊，〈琿春協領伊勒章阿為報琿春蒙古卡倫何時設立無案可查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41，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

內藤湖南旁譯為「哈爾達山水？」，<sup>79</sup>顯然未找到相對應的河流名稱，而認為該河是源自哈爾達山的河流。由此可見，唐維爾繪製的「圖3」與「圖10」有密切關係。通過早期繪製的各輿圖，也可知哈達麼河以東位置確實有座哈兒達山。哈達麼在《琿春副都統衙門檔》中也有記載：「*huncun i šurdeme hadame. bohori. cimganggi. ere ilan bade baicame giyarime karun tebuhe*／繞琿春設置哈達麼、波和哩、奇麼噶英等三地巡查卡倫。」<sup>80</sup>其具體的地理位置也可以得到確認，「*huncun gašan i dergi yaksime tebuhe hadame karun gašanci orin ba*／自琿春莊以東關駐哈達麼卡倫，離莊二十里」。另「*hadame karun i dergi yaksime tebuhe amide karun hadame karun ci dehi ba*／自哈達麼卡倫以東關駐阿密德卡倫，離哈達麼卡倫四十里」。<sup>81</sup>可見，哈達麼卡倫設置在離琿春莊以東20里的地方，與輿圖繪製的位置大體相同。由此可知，阿密德卡倫設置在琿春屯以東60里處，而阿密德就是上述第29則「*amida alin*」中出現的河流名稱，顯然其卡倫名是來源自阿密德河。清末繪製的《吉林邊防境域圖·琿春輿圖》（「圖8」）不見哈達麼河，但是頭道溝河和荒溝河之間稱之為哈達門。

該哈達麼河在「圖1」中卻標註為哈達河，在「圖5」中標註為博和里必拉，「圖6」更是略而不繪。福克斯（Walter Fuchs, 1902-1979）認為，「圖5」中繪製的博和里必拉與「圖1」葡萄里河相對應，<sup>82</sup>其實與葡萄里河對應的河流在「圖5」中也有繪製，即為左岸支流布和里必拉。布和里必拉在滿文輿圖中均作 *bohori bira*，法文輿圖作 *pohori R.*，「圖6」作潑和哩河。同治二年（1863）繪製的「圖14」以及「圖13」中作博和里河，對岸繪製了一條和布里

<sup>79</sup> 有關《滿洲文長白山圖》（「圖10」）的介紹，參見今西春秋，〈內藤湖南編增補滿洲写真帖〉，《東洋史研究》，1：1（京都，1935.10），頁52-56。

<sup>80</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1冊，〈琿春協領珠蘭泰為報駐卡巡查哈達墨等處地方官兵數目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135，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sup>81</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33冊，〈琿春協領伊勒章阿為報琿春所屬卡倫名稱里程數目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13，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sup>82</sup>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 (Peking: Fu-Jen-Universität, 1943), p. 6.

河，<sup>83</sup>其和布里河下游為哈達河，這與「圖 1」上繪製的地理資訊一致，支流和布里河在早期輿圖中均不見繪製。

其實，「圖 1」繪製並標註了兩條同樣的哈達河，另一條在渾春下游位置也是琿春河支流，該河在各輿圖包括「圖 10」中，不是標註為 *hada bira* 就是標為哈達必拉，僅在「圖 3」中標註為 Hanta R.。據《盛京通志》記載：「漢達河，城（按：寧古塔）東南六百二十里，源出烏兒渾山，西流會渾春河入圖門江。」<sup>84</sup>通過輿圖也可知道在 Hanta R. 的東南位置確實繪製有一座 *Ourgon Alin*。此山即烏兒渾山，「高五里，周圍三十里」。<sup>85</sup>

### 31. *lete bira*／勒忒河

勒忒河是靠近琿春城的右岸支流，由兩條支流匯流而成。勒忒河上游是 Hadama R.，即哈達門河。「圖 6」將琿春河錯標在勒塔河上，顯然「圖 6」的繪製者，對琿春河的具體地理資訊掌握得不夠準確，或者考證不是很充分，其他輿圖則沒出現這種現象。此外，「圖 6」的滿文地名標註為 *lata bira*，<sup>86</sup>而在康熙朝和雍正朝繪製的輿圖中，都標註為 *lete bira*，顯然母音上有些許變化。*lete lata* 在《御製增訂清文鑑》中解釋為：「*aciha fulmiyen i laju labdu i arbun*／行囊累贅的樣子」；<sup>87</sup>「*amala tutafi siran siran i jidere be inu lete lata seme gisurembi*／落伍後陸續到來」。<sup>88</sup>由於 *lete lata* 是擬態詞的關係，而在地名上使用時出現了混用現象。但是，該河名如第 21 則「*huncun bira*」所述，駱駝河與《水道提綱》中的勒

<sup>83</sup> 織田武雄認為：「清末胡林翼制作的《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是一張非常矛盾的地圖，翻刻唐維爾地圖，同時在繪製方法上還採用了方格圖法和梯形圖法。」織田武雄，《地圖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3），頁210。

<sup>84</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60a。

<sup>85</sup>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卷9下，〈山川〉，頁56a。

<sup>86</sup> 《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也記載為「*lata bira*／勒塔河」。清·達椿繕寫，《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第2冊，「第二排」。

<sup>87</sup>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3冊），卷32，〈牲畜部·騎駝類·行李壘類〉，頁7a。

<sup>88</sup>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2冊），卷15，〈人部·去來類·累墜〉，頁9b。

忒河相對應。可見，到了清末，在原滿文地名從歷史舞臺當中逐漸消失之際，*lete* 或 *lata*／勒忒變為與動物有關的地名，若沒有早期的滿文輿圖作為旁證，誰也不會料到駱駝河之名來自滿語。<sup>89</sup>

### 三、各輿圖間的差異

康熙皇帝推動的全國測繪，可以說是清朝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事業之一，也是康熙皇帝的英明決斷，開創了西洋式全國地圖的繪製事業，在耶穌會士指導下，利用經緯度觀測的成果，編成了《皇輿全覽圖》。<sup>90</sup>實際的大地測量工作，主要是由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士擔任，當時法國自然科學史、大地測量學最為發達，也是該領域最領先的國家，大地測量學甚至被稱為法國的科學。雍正四年（1726），《皇輿全覽圖》收入木刻本《古今圖書集成》，計 227 葉，所載鎮堡小名，細若牛毛，與大葉本不異，但不著經緯度數及邊外諸國。<sup>91</sup>

《皇輿全覽圖》的最初版本繪製成功以後，原圖送到巴黎耶穌會士杜赫德手上，杜赫德將此圖交給地理學家唐維爾，他利用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的資料，繪製成《中國韃靼與西藏全圖》，在巴黎以法文出版，其更為詳盡精確的內容，開創了 18 世紀西文亞洲地圖的新時代。<sup>92</sup>此圖有時也被稱為法文版《皇輿全覽圖》，<sup>93</sup>後被收入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大帝國志》，<sup>94</sup>此書於雍正元

<sup>89</sup> 該河在《吉林通志》和「圖 8」中都標記為「駱駝河」。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卷 23，〈輿地志十一·山川六·水道下〉，頁 12a。

<sup>90</sup> 海野一龍，《地圖の文化史：世界と日本》（東京：八坂書房，1996），頁 77。

<sup>91</sup> 朱賽虹，〈從守望到會通：康熙和路易十四時期的中法科技文化交流〉，收入故宮博物院、凡爾賽博物館編，《「太陽王」路易十四：法國凡爾賽宮藏珍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74。

<sup>92</sup>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33：1（臺北，2012.9），頁 78；礪波護，《鏡鑑としての中国の歴史》（京都：法藏館，2017），頁 51-52。

<sup>93</sup> 馮明珠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132。

<sup>94</sup>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年（1735）出版後，廣為中外學界所知。<sup>95</sup>唐維爾的著作也因此而得以流傳，<sup>96</sup>歐洲人從此對中國的地理概貌有了比較正確、完整的瞭解；唐維爾的地圖一直到 20 世紀初，仍是西方研究中國地圖的權威著作。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科學活動，是法國皇家科學院全球性科學考察活動的一部分，康熙年間全國範圍內的大地測量，也可以說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沒有法國皇家科學院的全力支持，這種科學考察活動是不能圓滿完成的。<sup>97</sup>

福克斯提到，《皇輿全覽圖》有 3 種版本，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繪製的 28 張木刻版中國分省、韃靼、西藏以及朝鮮圖；第二種版本，是由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雕刻印刷的滿文銅版圖，於康熙五十八年繪製而成，繪製內容包括西藏，由 41 張單圖組成；第三種版本是作為第一個版本的修訂版，於康熙六十年（1721）在原西藏圖的基礎上增加四幅，同時補充了一些中亞的地理資訊，最終由 32 張單圖木刻而成。<sup>98</sup>李孝聰認為，其中 32 張木刻版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刊刻，且目前在海內外保存的《皇輿全覽圖》有若干種，包括測繪圖稿，內務府輿圖處的謄繪本、木刻印本、銅版印本等，雖然都可以用《康熙皇輿全覽圖》冠之，可是各輿圖之間都有不少的差異。<sup>99</sup>

最初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原稿已不知去向，目前除遺存的

---

P. G. Lemerrier, 1735.

<sup>95</sup> 藪內清、吉田光邦，《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頁 26。

<sup>96</sup> 彼埃·于阿爾（Pierre Huard），〈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科技的調查〉，收入謝和耐（Gernet Jacques）、戴密微（Demiéville Paul）等著，耿生譯，《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484。

<sup>97</sup> 韓琦，〈康熙朝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科學活動〉，《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2（北京，1998.5），頁 74。

<sup>98</sup>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 p. 6, p. 16, p. 60.

<sup>99</sup>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頁 66、頁 73。北京大學藏的彩繪圖以及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分省圖·盛京輿圖》也是如此，各輿圖間的地名並不一致。《皇輿全覽分省圖·盛京輿圖》，收入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 77。



法文本以外、還有漢文本刻版和滿、漢文混合體銅版雕印本。滿、漢文銅版雕印本是西洋傳教士馬國賢受康熙皇帝囑託刻印而成，<sup>100</sup>馬國賢當時作為宮中寵兒，<sup>101</sup>也是中國銅版技術的創始者，<sup>102</sup>所刻成的銅版《皇輿全覽圖》共47塊，其中有圖者為41塊，每塊版長39.8公分，寬92.2公分，以緯度差五度為一排，分為八排，每排圖幅的數量不等。該銅版原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院，<sup>103</sup>1929年被金梁（1878-1962）發現，並題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重新印刷出版，此後原圖版便下落不明。《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將長城以內的地名用漢字標註，長城以外滿、蒙地區，包括朝鮮地區地名都用滿文標註。2007年，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纂的《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中，以《康熙皇輿全覽圖》為題，重新影印出版。<sup>104</sup>這是《皇輿全覽圖》又一本重要版本，很可能是當年繪製的原本之一。<sup>105</sup>

但是，李孝聰在前述的論文中，並未論及傳送到巴黎的，究竟是28張木刻印本，還是32張木刻印本的《皇輿全覽圖》（漢文）輿圖。通過本文分析琿春地區的山川地名，得知32張木刻印本與唐維爾地圖不一致的地名有8個，而銅版地圖、唐維爾地圖及32張木刻版地圖不一致的地名有7個，合計康熙時期繪製的3種輿圖，相互有10個地名不一致。1939年，日比野丈夫（1914-2007）曾指出，唐維爾繪製的輿圖不僅以《皇輿全覽圖》為底本，同時也

<sup>100</sup> 義大利·馬國賢（Ripa Matteo）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77。

<sup>101</sup>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仁淵譯，《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頁125。

<sup>102</sup> 早坂信子，〈康熙銅版皇輿全覽圖校本考察その2〉，《叡智の杜》，3（仙台，2006.3），頁15。

<sup>103</sup>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另有一說認為《皇輿全圖》是用44塊版子進行印刷而成的，並非是47塊。馬國賢（Ripa Matteo）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77。

<sup>104</sup> 《康熙皇輿全覽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sup>105</sup> 葛劍雄，〈清時期的地圖〉，收入葛劍雄，《普天之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476。

參考了其他傳教士的報告文書。<sup>106</sup>李孝聰也關注到銅版和木刻印本地圖之間的差異，並指出銅版描繪的山和湖泊形狀不一，以及各省界之間有無畫界線，和相互之間採用的字體有差異等問題。<sup>107</sup>和田清認為，銅版地圖之外，還有較為詳細的《皇輿全覽圖》。<sup>108</sup>

《雍正十排圖》（「圖 4」）也稱《皇輿全圖》，在康熙、乾隆兩朝地圖測繪事業中，有著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為了繼承康熙帝的地圖測繪事業，雍正初年留用了曾經為康熙帝測繪地圖的西方傳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 or 1664-1738）、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1721）、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麥大成（Jean Francisco Cavdoso, 1676-1723）、馮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德瑪諾（Romain Hinderer, 1688-1744）等十多人。他們在康熙時期大規模測繪的基礎上補充新資料，引用國外地圖的成果，擴大範圍編製新圖，《雍正十排圖》較之《康熙皇輿全覽圖》，地名更為詳細。<sup>109</sup>據馮寶琳介紹，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 4 種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輿十排全圖》。<sup>110</sup>

本文通過比對琿春地區地名，確認康熙時期繪製的系列輿圖比「圖 4」多出一個地名，也就是琿春河支流 *abdari bira* / 阿布達哩河，而且指出「圖 4」與「圖 2」關係非常密切。例如：*niowangniyan šeri* 在「圖 1」和「圖 3」中都標註為河流，如牛淵央舍利河和 *niumnia-cheri R.*。其實，滿語 *šeri* 本意為「泉」，該詞在「圖 1」和「圖 3」中反映為「舍利」或「*cheri*」，但是在「圖 2」和「圖 4」上標註的資訊完全一致，都是 *niowangniyan šeri*，

<sup>106</sup> 日比野丈夫，〈地圖に現れた後套水道の変遷〉，《東洋史研究》（4：4-5，京都，1939.6），頁 50。

<sup>107</sup>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頁 78。又參見白鴻葉、李孝聰，《康熙朝《皇輿全覽圖》：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皇輿全覽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頁 100-101。

<sup>108</sup>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标注戰績輿圖について〉，頁 8-9。

<sup>109</sup> 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雍正十排圖》，頁 4。

<sup>110</sup> 馮寶琳，〈記幾種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輿十排全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4（北京，1986.12），頁 73-78。

而沒有「河」字，顯然繪製「圖4」的底本與「圖2」關係較密切。《水道提綱》更是誤作為「牛非尖舍利」。嘉慶朝以後將此泉水都稱之為 *niowangniyan šeri bira*／牛淵央舍利河了，<sup>111</sup>北京大學藏的《盛京全圖》上，更是連地名也省略。<sup>112</sup>

此外，在「圖4」中標註的地名 *gašun bira*，在「圖2」中標註為 *hašon bira*，而琿春檔案中的記載以及在「圖1」、「圖3」中的標註皆與「圖2」一致，唯獨在「圖4」開頭輔音為「g」，滿文「ᡤ」音為「k」，「ᡤ」音為「g」，「ᡤ」音為「h」，顯然「圖4」的製作者把原來的ᡤ/h字音，標為ᡤ/g字音，由此也影響了雍正朝之後繪製的輿圖地名標註。（詳見「附錄」）但是此地名不僅是開頭輔音有差異，其音節中的母音也有變化，如「o」變為「u」，在「圖6」中更是變為「e」，成為 *gašen*。而在《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上記錄為 *gaše bira*／噶順河，<sup>113</sup>顯然滿文詞尾輔音出現了脫落。馮寶琳也曾指出，雍正《皇輿十排全圖》國內部分是以康熙《皇輿全覽圖》為基礎，根據建置情況進行更改增繪，國外部分則是參考外國圖籍資料，由中國製圖人員運用中國傳統的計里畫方的方法，編繪出橫跨亞洲，兼及東歐的大地圖，這在中國尚屬首次。在18世紀20年代能繪製這樣的亞洲大陸地圖，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創舉。<sup>114</sup>可是馮寶琳對於雍正《皇輿十排全圖》的國內部分究竟是以何種版本的康熙《皇輿全覽圖》為基礎繪製而成，則隻字未提。

《乾隆十三排圖》（「圖5」）又稱《皇輿全圖》、《大清一統輿圖》、《乾隆內府輿圖》等，吸納了《皇輿全覽圖》和《雍正十排圖》的大地測量的最新成就，更為重要的是加入了新疆等地區和中亞地區的新資料。因此，這部新圖從地理學上涵蓋的地域範圍和它所揭示的地理內容，以及所採取的反覆修正、改版的嚴密措

<sup>111</sup>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第23冊，〈寧古塔副都統衙門為嚴緝圖們江河等處盜採珍珠人等事致琿春協領札文〉，頁292，嘉慶十年閏六月初五日。

<sup>112</sup>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頁7。

<sup>113</sup> 清·達椿繕寫，《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第3冊，「第三排」。

<sup>114</sup> 馮寶琳，〈記幾種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輿十排全圖〉，頁73-78。

施上，均較康熙《皇輿全覽圖》和雍正《皇輿十排圖》精密詳細，成為中國有疆域版圖以來最值得炫耀的國家大地圖，亦是 18 世紀亞洲最早最大的地域圖，在世界地圖史上居於最高的領先地位。<sup>115</sup>《皇輿全覽圖》只繪主要水系，而《乾隆十三排圖》基本按實地描繪，《皇輿全覽圖》只註記較大的城鎮與主要河流，而《乾隆十三排圖》在河流、居民地與山名的註記都較為詳細，一些地名雖有變更，但絕大部分與《皇輿全覽圖》相同。從以上分析可以說明，《乾隆十三排圖》是以康熙時期的地圖為基礎而繪製的，各要素的繪製雖有增加，但不多。<sup>116</sup>馮寶琳認為，乾隆《皇輿全圖》是以康熙《皇輿全覽圖》及雍正《皇輿十排全圖》為基礎繪製，所反映的地區遼闊，測繪精細，且是在準部、回部（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區）進行實地測繪成圖。<sup>117</sup>根據上述地名考證，「圖 5」在繪製過程中，所採用的地名雖以「圖 1」、「圖 2」、「圖 3」、「圖 4」為基礎繪製，但是地名誤植現象也時有發生。日比野丈夫指出，《乾隆十三排圖》（「圖 5」）的繪製比《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圖 2」）粗糙，地名乖離處較多。<sup>118</sup>

乾隆四十年（1775），因《乾隆十三排圖》刊載地名不能賅備，乾隆皇帝（弘曆，1711-1779，1735-1796 在位）命令查核《實錄》和《盛京通志》等資料，繪製比《乾隆十三排圖》更詳細的滿洲發祥地輿圖，於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繪成《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圖 6」），該圖由 25 張地圖（4 張為空白）和 1 張序文組成，畫幅長 50.5 釐米，寬 76.9 釐米，繪有 144 所遺址，並且都用滿、漢文標註。<sup>119</sup>其實，圖中所採用的地名皆是意譯漢字，如「圖 5」標註的朱爾格和屯，在「圖 6」標註為「*julgei*

<sup>115</sup> 《大清一統輿圖》（北京：中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前言〉，2003 年 10 月。

<sup>116</sup> 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雍正十排圖》，頁 7。

<sup>117</sup> 馮寶琳，〈記幾種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輿十排全圖〉，頁 78；馮寶琳，〈《皇輿全圖》的乾隆年印本及其裝幀〉，《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2（北京，1990.7），頁 78。

<sup>118</sup> 日比野丈夫，〈地圖に現れた後套水道の変遷〉，頁 50。

<sup>119</sup>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について〉，頁 15-16。

*hoton*」，漢字作「古城」。雖然說繪製的是較為詳盡的輿圖，但是「圖6」也有與先前繪製的輿圖中地名不一致之處，如琿春地區的 *hiyan alin*／香山和 *ijimi bira*／伊濟秘河。*hiyan alin* 在早期繪製的地圖中都標為 *hijan*，漢字標註為希占山，顯然「圖6」繪製者把滿文的  $\text{ᡠ} / j$  誤認為是  $\text{ᡠ} / y$ ，而 *ijimi bira*／伊濟秘河在「圖1」至「圖5」中均作 *ejimi bira* 或額集米河。但是「圖6」也補充了「圖1」至「圖5」中沒有標註的 *monggo bira*／蒙古河的支流 *hetu monggo bira*／赫圖蒙古河。該河雖然在「圖8」中沒有標註，但是在蒙古街河源以東位置，繪製了一座河圖蒙古山，蒙古街河即與早期輿圖上的蒙古河對應，赫圖蒙古河也許就源於河圖蒙古山。

#### 四、結論

清代康熙朝時期耶穌會士能夠主導大地測繪工作，康熙皇帝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其繪製成果《皇輿全覽圖》通過傳教士在歐洲各國廣泛傳播，西方對清朝疆域的認識受此圖影響很大。康熙晚年因禮儀之爭開始在國內禁教，一直到鴉片戰爭西方通過堅船利礮再次打開傳教之門，藉由傳教士進行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戛然而止，以致乾隆朝時期征服準噶爾最終奠定清朝版圖的資訊，沒有及時傳遞到西方，進而導致西方對清朝的版圖認識長期定格在康熙朝時期。<sup>120</sup>其實，雍正朝以後輿圖繪製工作也未中斷，雍正朝和乾隆朝時期都分別組織中外測繪人士繪製了全國輿圖，各朝繪製的輿圖各有特色，其增減部分也是最引人矚目的。

乾隆朝時期，文人、官員利用收藏在宮中的輿圖與典籍編撰地理書籍，其中最著名的是齊召南編纂的《水道提綱》。齊召南作為翰林院庶吉士，為纂修《大清一統志》而參閱了大量的典籍及輿圖，直接參考的輿圖為康熙《皇輿全覽圖》。然而，對照《水道提綱》與輿圖所記的琿春地名，僅有一半相同，地名更有不少誤

<sup>120</sup> 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北京，2015.11），頁123-142。

記之處。康熙朝到同治朝期間繪製的各輿圖，雖然對琿春流域、山川的名稱標註略有不同，但變化都不大。光緒年間纂修的《吉林通志》雖增加了琿春河流域支流數，原有的滿文地名卻都已經消失，僅在個別地名中隱約見到滿語遺留的痕跡。內藤湖南指出：「《吉林通志》是以實地勘查繪製的附圖，且是非常詳密、最可靠的，志和圖雖然有不一致之處，但是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sup>121</sup>顯然，內藤湖南忽略了地名演變的實質問題。

毫無疑問，這些地理資訊與早期輿圖資訊多數不一致，並非是纂修者的誤記或篡改而造成的，其實到了清末，各處山川名稱已經開始出現了變化，上述滿、漢混用現象的出現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現象著實與外來人口的遷入關係很大，外來人的增多甚至會加大人口比例的差距，原有的地名也變得異常複雜，最終導致滿語文的衰落。移民所產生的文化衝突與融合是清朝統治者們始料未及的，這種現象只能看作是一種歷史的潮流，此一問題迄今未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今後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清代各地的駐防八旗以及旗人移民政策，該政策雖然在統治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是否也導致清朝的國語文化走向了沒落，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將來要重點研究的課題。

---

<sup>121</sup> 內藤湖南，〈韓國東北疆界考略〉，頁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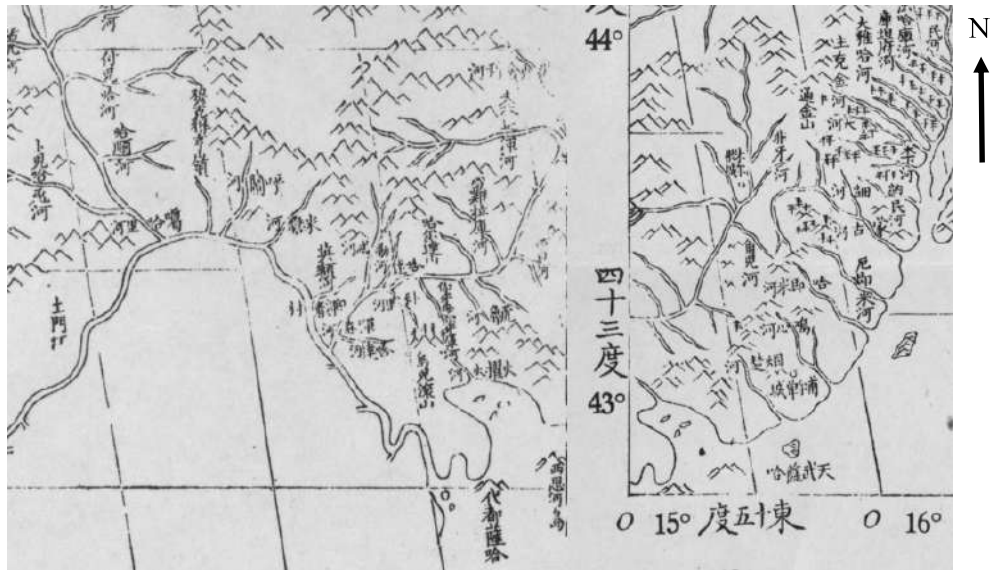


圖 1 《康熙皇輿全覽圖·盛京全圖及烏蘇里江圖》，局部

資料來源：《康熙皇輿全覽圖》，康熙六十年（1721）漢文木刻版，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另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68。



圖 2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局部

資料來源：《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康熙五十八年（1719）本銅版複製，京都：京都大學吉田南綜合圖書館藏，1929，「第三排一號」。



圖 3 《中國韃靼及西藏全圖·滿洲寧古塔朝鮮北部》，局部

資料來源：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ibet*, 173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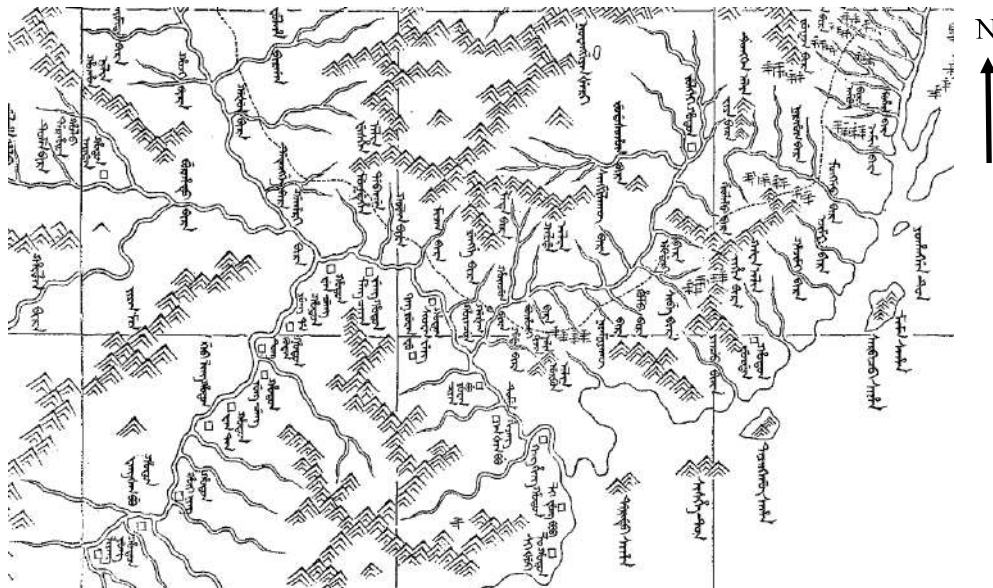


圖 4 《雍正十排圖》，局部

資料來源：《雍正十排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五排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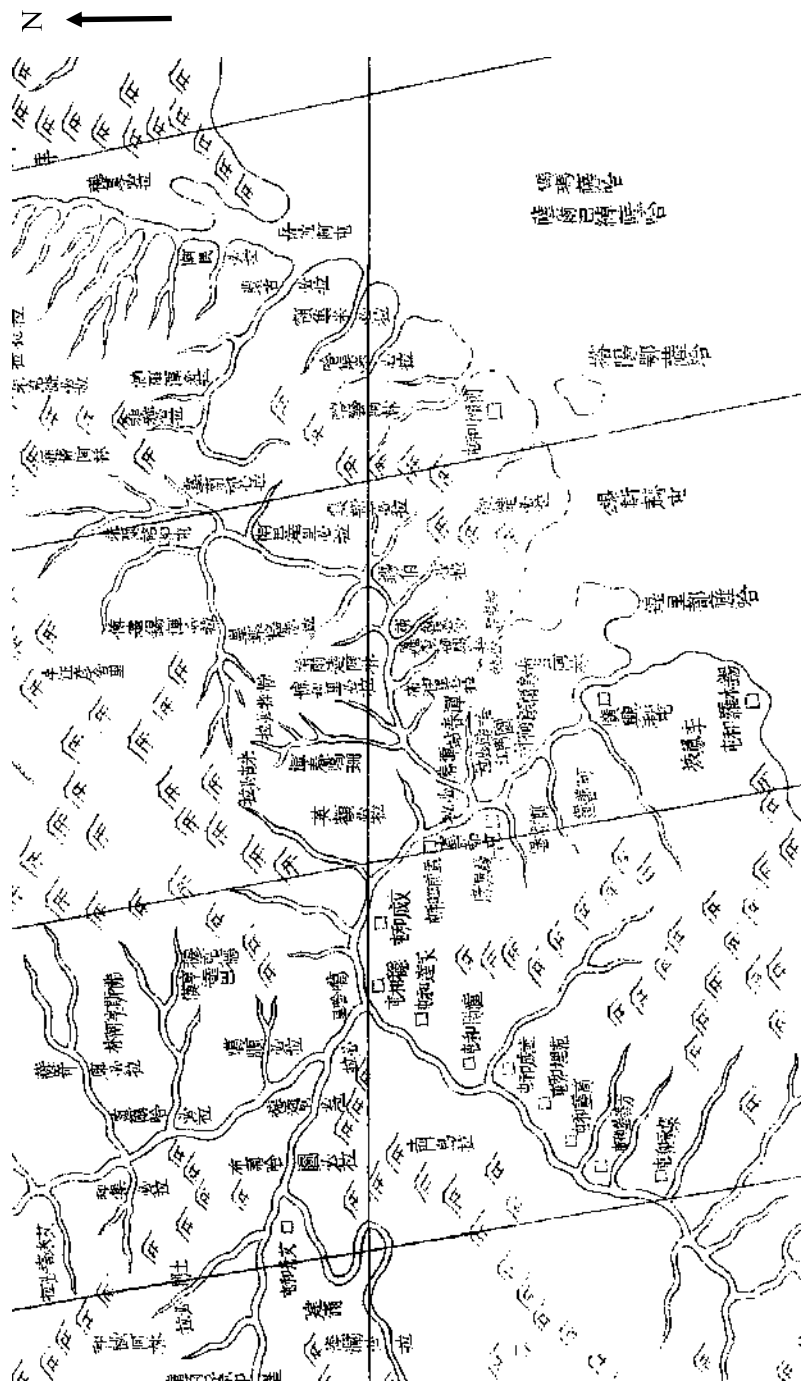


圖5 《乾隆十三排圖》，局部

資料來源：《乾隆十三排圖》，1761，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八排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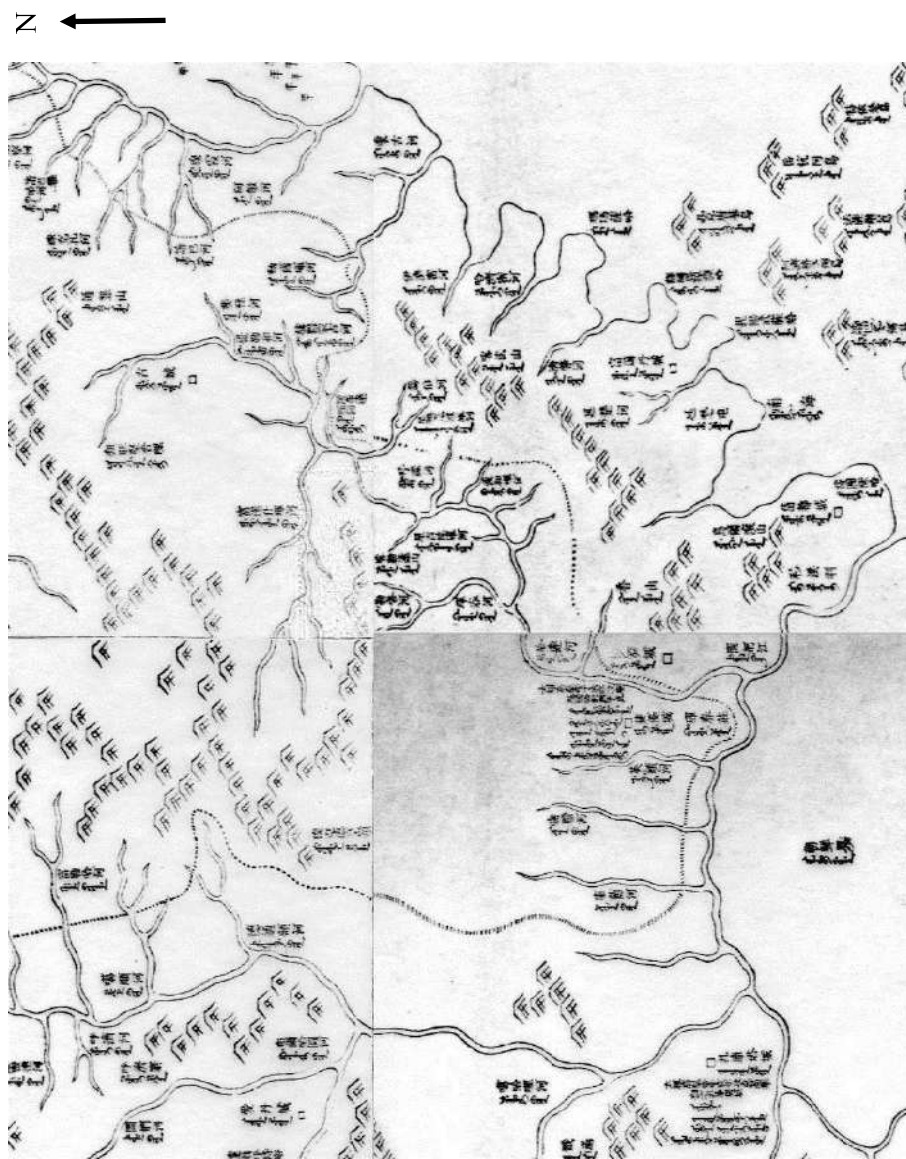


圖 6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局部拼接

資料來源：《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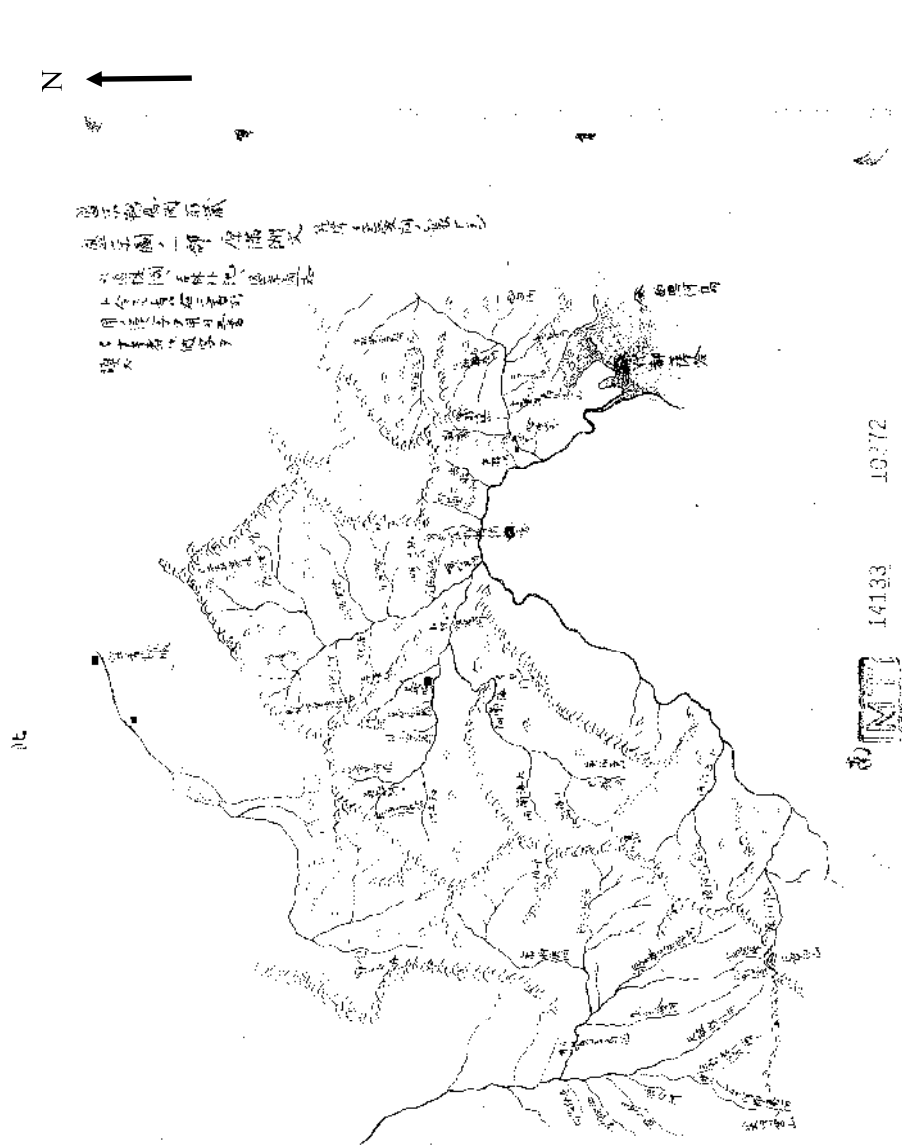


圖 7 《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

資料來源：《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  
件ノ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一藏，參考代碼：  
B0304121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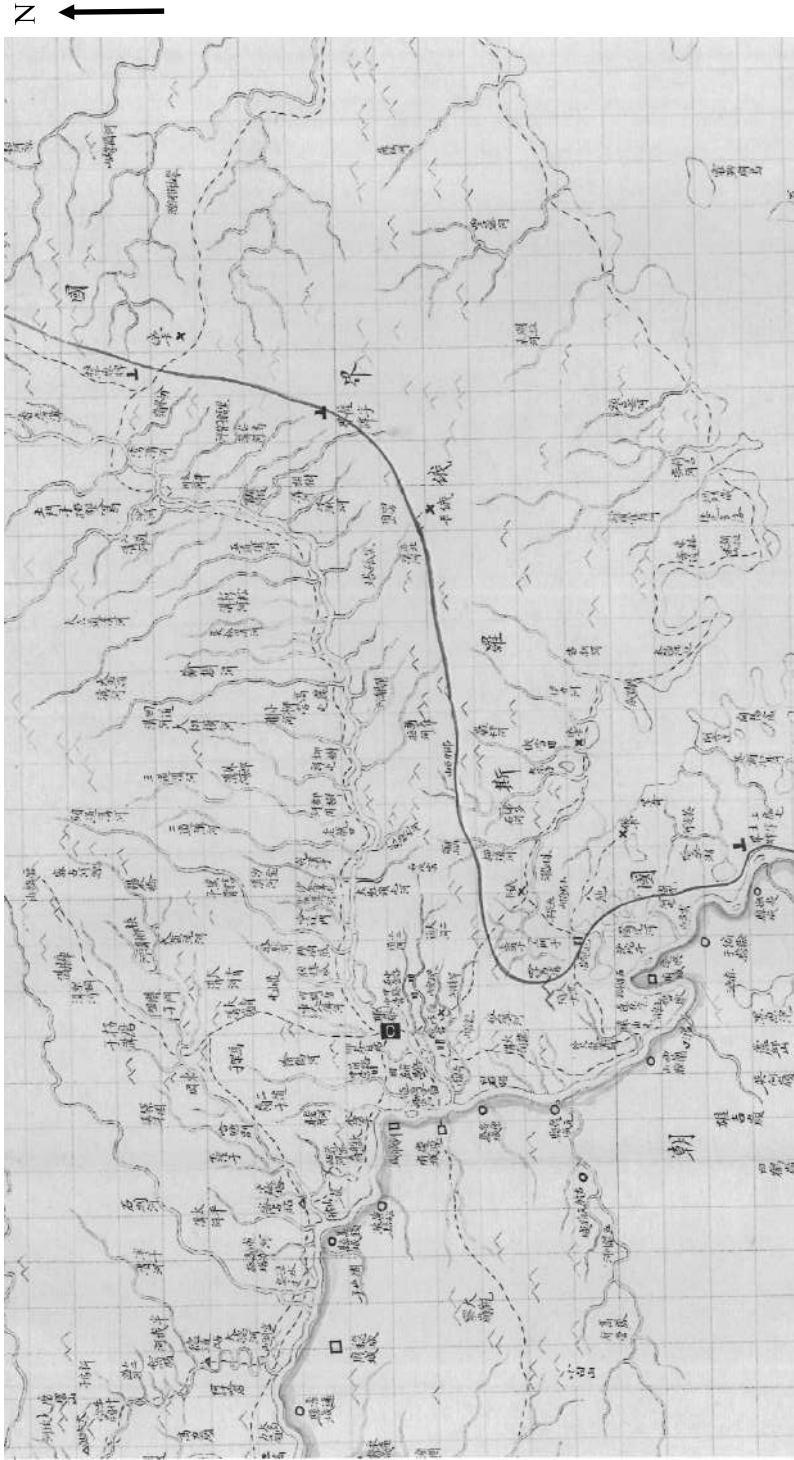


圖 8 《吉林邊防境域圖·琿春輿圖》，局部

資料來源：《吉林邊防境域圖》，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







圖 11 《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

資料來源：《滿洲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査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圖 12 《吉林俄韓交界形勢要輿圖》

資料來源：《吉林俄韓交界形勢要輿圖》，柏林：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Hs.Or.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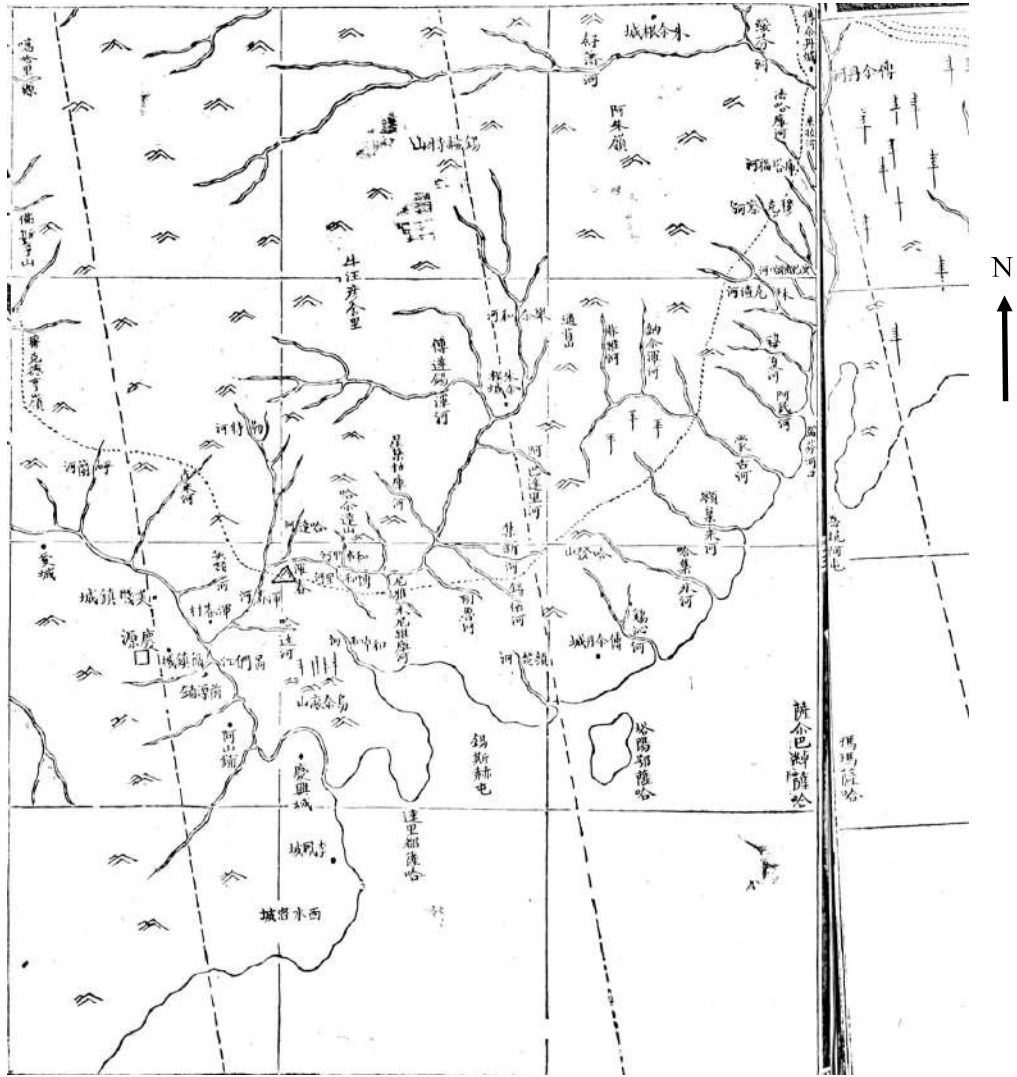


圖 13 《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

資料來源：《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同治二年（1863）湖北撫署景桓樓印，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頁東三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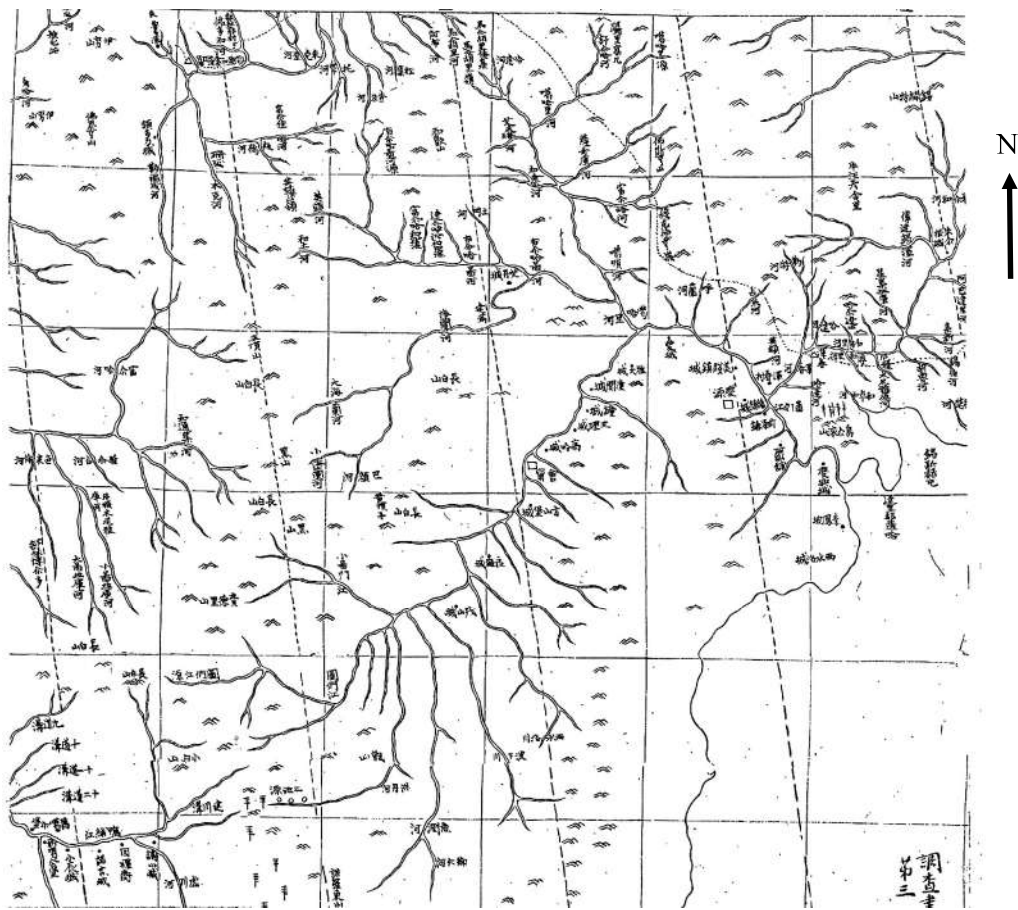


圖 14 《中外一統輿圖》，琿春河流域影印部分

資料來源：《中外一統輿圖》，琿春河流域影印部分，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圖ニ關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屬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附錄 清朝前期各輿圖琿春山川地名對照表

《康熙皇輿全覽圖》 (圖 1)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 (圖 2)	《中國鞦韆與西藏全圖》 (圖 3)	《雍正十排圖》 (圖 4)	《乾隆十三排圖》 (圖 5)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 (圖 6)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
琿春村	hūncun gašan	Hontchun Cajan	hūncun gašan	琿春噶珊	huncun gašan 琿春莊	huncun gašan
琿春河	hūncun bira	Honthun Pira	hūncun bira	琿春必拉	huncun bira 琿春河	huncun bira
哈達河	hada bira	Hanta R.	hada bira	哈達必拉	hada bira 哈達河	◎
勒忒河	lete bira	Letou Pira	lete bira	勒特必拉	lata bira 勒塔河	lete bira
○	○	○	○	○	○	toci bira
○	○	○	○	○	○	ese bira
卜禾里河	bohori bira	Pohori R.	bohori bira	布和里必拉	bohori bira 波和哩河	◎
哈爾達山	kalda alin	○	kalda alin	哈爾達阿林	kalda alin 喀勒達山	◎
哈達河	◎	Hadama R.	◎	博和里必拉	○	◎
◎	◎	◎	◎	◎	◎	hadame alin
你牙母你牙庫河	niyamniyakū bira	Niomnicou R.	niyamniyakū bira	尼雅木尼雅庫必拉	niyamniyakū bira 尼雅木尼雅庫河	◎
◎	◎	◎	◎	◎	◎	niyamniyakū alin
○	○	○	○	○	○	coko hada
虎魯河	hulu bira	Houlou R.	hulu bira	胡魯必拉	hulu bira 呼錄河	◎
西白河	sibe bira	Chipe R.	sibe bira	錫伯必拉	sibe bira 錫伯河	◎
◎	◎	◎	◎	◎	◎	sibe alin
						amida bira
心雞拉庫河	singgilakū bira	Chinilacou R.	singgilakū bira	星集拉庫必拉	singgilakū bira 星吉拉庫河	◎
◎	◎	◎	◎	◎	◎	singgilakū alin
○	kafa alin	Afa Alin	kafa alin	喀發阿林	kafa alin 喀法山	◎
○	○	○	abdari bira	阿巴達里必拉	abdari bira 阿布達哩河	abdari bira
角兒河	giolho bira	Kiolo Pira	giolho bira	舉爾和必拉	giyolho bira 覺勒和河	giolho bira
夫大是渾河	fudasihūn bira	Foudacheho Pira	fudasihūn bira	傅達錫渾必拉	fudasihūn bira 富達什渾河	fudasihūn bira
牛淵央舍利河	niowanggiyan šeri	Niumnia-cheri R.	niowanggiyan šeri	牛汪彥舍里	niowanggiyan šeri 鈕旺堅舍哩	◎
朱爾根城	julgei hoton	Tchoulgue Hotun	julgei hoton	朱爾格和屯	julgei hoton 古城	◎
非牙河	fiya bira	Fia R.	fiya bira	非雅必拉	fiya bira 斐雅河	fiya bira

《康熙皇輿全覽圖》 (圖 1)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 (圖 2)	《中國鞦韆與西藏全圖》 (圖 3)	《雍正十排圖》 (圖 4)	《乾隆十三排圖》 (圖 5)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 (圖 6)	《璦春副都統衙門檔》
通金山	tungken alin	Touken Alin	tungken alin	通肯阿林	tongken alin 通壘山	tungke alin
○	hijan alin	Sitcha Alin	hijan alin	希占阿林	hiyan alin 香山	◎
烏爾滾山	urgun alin	Ourg on Alin	urgun alin	烏爾滾阿林	urgun alin 烏爾滾山	◎
英額河	yengge bira	Ingha R.	yengge bira	英額必拉	yengge bira 英額河	ingga bira
米瞻河	mijan bira	Mithen R.	mijan bira	米占必拉	mijan bira 密瞻河	mijan bira
呼蘭河	hūlan bira	Houlan Pira	hūlan bira	◎	kūlan bira 庫蘭河	hūlanggi bira
土門江	◎	Toumen oula	tumen giyang	圖門江， 土門烏拉	tumen ging	tumen giyang
	◎	◎	◎	◎	◎	loktori bigan
噶哈里河	gahari bira	Cahari R.	gahari bira	噶哈里必拉	gahari bira 噶哈哩河	◎
○	feshen alin	Fosseken Alin	feshen alin	佛斯亨阿林	○	◎
哈順河	hašun bira	Hachou Pira	gašun bira	噶順比拉	gašen bira 噶順河	hašun bira
◎	◎	◎	◎	◎	◎	niongniyaha bira
穆克得亨嶺	mukdehen dabagan	Moudegue Tabahan	mukdehen dabagan	穆克得亨達 巴漢	mukdehen dabagan 穆克德亨嶺	mukdehe alin
◎	◎	◎	◎	◎	◎	jurun bira
煙楚河	yancu bira	Yenechou R.	yancu bira	顏楚必拉	yencun bira 延楚河	yancu bira
甫爾单城	Furdan hoton	Fourdan Hotun	furdan hoton	傅爾丹和屯	furdan hoton 富爾丹城	◎
雞心河	jihin bira	Kihim R.	jihin bira	集新比拉	jihin bira 濟馨河	◎
◎	◎	◎	◎	◎	◎	hūlamo alin
哈即米河	hajimi bira	Hajimi Pira	hajimi bira	哈集米必拉	hajimi bira 哈濟密河	hajimi bira
厄即米河	ejimi bira	Ejimi Pira	ejimi bira	額集米必拉	ijimi bira 伊濟密河	ejimi bira
◎	◎	◎	◎	◎	◎	turma alin
◎	◎	◎	◎	◎	◎	sijimi bira
蒙古河	monggo bira	Monggou Pira	monggo bira	蒙古必拉	monggo bira 蒙古河	monggo bira
細河	narhun bira	Nargou R.	narhūn bira	納爾渾必拉	narhūn bira 納爾琿河	◎
○	○	Tchoucteha R.	○	○	○	◎
○	○	○	○	◎	hetu monggo bira 赫圖蒙古河	◎

說明：

1. 「◎」表示有山川無名；「○」表示無對應山川。

資料來源：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冊，〈琿春記名協領赫保為報本處關防及地名均用滿文書寫等情事致寧古塔副都統衙門呈文〉，頁276-277，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康熙皇輿全覽圖》，康熙六十年（1721）漢文本刻版，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另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68。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康熙五十八年（1719）本銅版複製，京都：京都大學吉田南綜合圖書館藏，1929。

《雍正十排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乾隆十三排圖》，1761，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ibet, 173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責任編輯：洪慈惠 校對：徐愷謙）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一) 檔案資料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 1》，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査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2500。

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ノ2》，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査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 (二) 官書典籍

清·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乾隆九年（1744）武英殿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清·達椿繕寫，《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乾隆庚辰年（1760）抄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2-2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乾隆四十一年（1776）傳經書屋藏板，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托津等奉敕纂修，《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嘉慶戊寅年（1818）武英殿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穆彰阿修，《嘉慶重修一統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清·寶鋆監修，《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李桂林、顧雲總輯，《吉林通志》，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東京：早

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清·薩英額撰，《吉林外紀》，收入李興盛主編，《會勘中俄水路邊界圖說（外十一種）》，下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李澍田編，《琿春史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韋慶媛整理，《吉林輿地說略》，收入楊立新等整理，《吉林紀略》，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105-130。

朝鮮·盧思慎，《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首爾：漢城大學奎章閣檔案館藏，奎貴1932-V.1-25。

義大利·馬國賢（Ripa Matteo）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P. G. Lemercier, 1735.

### （三）輿圖

《大清一統輿圖》，北京：中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

《吉林俄韓交界形勢險要輿圖》，柏林：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Hs.Or.753。

《吉林輿圖》，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吉林邊防境域圖》，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

《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同治二年（1863）湖北撫署景桓樓印，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皇輿全覽分省圖·盛京輿圖》，收入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77。

《乾隆十三排圖》，1761，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康熙皇輿全覽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康熙皇輿全覽圖》，康熙六十年（1721）漢文本刻版，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
- 《雍正十排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康熙五十八年（1719）本銅版複製，京都：京都大學吉田南綜合圖書館藏，1929。
-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皇輿遐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代彩繪地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中外一統輿圖》，圖門江流域影印部分，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 《滿洲文長白山図》，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第六／2》，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 《滿洲文盛京図》，內藤湖南摹繪，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六／2》，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 《滿洲文盛京図》，內藤湖南摹繪並轉寫地名，見內藤湖南，《間島問題調查書六／2》，收入《間島ノ版図ニ関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ノ附属書（內藤虎次郎囑託及調查報告）》，東京：日本外務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參考代碼：B03041213900。
-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ibet*, 1737.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二、近人專書

- 白鴻葉、李孝聰，《康熙朝《皇輿全覽圖》：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皇輿全覽圖》，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 曼斯·繆奎尼（Massimo Quaini）、蜜雪兒·卡斯特諾威（Michele Castelnovi）著，安金輝等譯，《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馮明珠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 韓琦，《通天之學：耶穌會士和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 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上海：商務印書館，2015。
-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仁淵譯，《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
- 名和悦子，《内藤湖南の国境領土論再考：二〇世紀初頭の清韓国境問題「間島問題」を通して》，東京：汲古書院，2012。
- 海野一龍，《地図の文化史：世界と日本》，東京：八坂書房，1996。
- 織田武雄，《地図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3。
- 藪内清、吉田光邦，《明清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
- 礪波護，《鏡鑑としての中国の歴史》，京都：法藏館，2017。
- Fuchs, Walter.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 Peking: Fu-Jen-Universität, 1943.

## 三、近人論文

- 朱賽虹，〈從守望到會通：康熙和路易十四時期的中法科技文化交流〉，收入故宮博物院、凡爾賽博物館編，《「太陽王」路易十四：法國凡爾賽宮藏珍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 72-83。
-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33：1，臺北，2012.9，頁 55-85。
- 彼埃·于阿爾（Pierre Huard），〈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科技的調查〉，收入謝和耐（Gernet Jacques）、戴密微（Demiéville Paul）等著，耿生

- 譯，《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475-494。
- 華林甫，〈德國皮藏晚清吉林輿圖的初步考釋——德藏晚清吉林輿圖研究之一〉，《社會科學戰線》，2017：4，吉林，2017.4，頁 99-111。
- 馮寶琳，〈《皇輿全圖》的乾隆年印本及其裝幀〉，《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2，北京，1990.7，頁 93-96。
- 馮寶琳，〈記幾種不同版本的雍正皇輿十排全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4，北京：1986.12，頁 73-78。
- 黃志平，〈齊召南《水道提綱》初探〉，《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1，湘潭，1988.4，頁 99-103、頁 98。
- 葛劍雄，〈清時期的地圖〉，收入葛劍雄，《普天之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 467-481。
- 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北京，2015.11，頁 123-142、頁 192。
- 韓琦，〈康熙朝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科學活動〉，《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2，北京，1998.5，頁 68-75。
- 顧松潔，〈清代八旗駐防協領研究：以瑋春駐防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6。
- 今西春秋，〈內藤湖南編增補滿洲写真帖〉，《東洋史研究》，1：1，京都：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35.10，頁 47-56。
- 內藤湖南，〈韓國東北疆界考略〉，收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六）》，東京：筑摩書房，1972，頁 509-572。
- 日比野丈夫，〈地図に現れた後套水道の変遷〉，《東洋史研究》，4：4-5，京都，1939.6，頁 48-59。
- 早坂信子，〈康熙銅版皇輿全覽圖校本考察その 2〉，《叡智の杜》，3，仙台，2006.3，頁 14-20。
-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について〉，收入《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績輿圖》，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複製，瀋陽：滿洲文化協會，1935，頁 1-19。

Cams, Mario. "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Imago Mundi*, 66:1, January, 2014, pp. 51-69.

## The Changes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oponyms as Revealed in the Maps of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Hunchun River Basin

Zhuang, Sheng\*

### Abstract

The first territorial map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reign: 1661-1772). *The Kangxi Imperial Atlas of China (Huangyu quanlan tu)* was an achievement involving the labors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cartographers. It was published in Manchu, Chinese, and French versions. After Kangxi's reign, the practice of drawing territorial maps continued without pause. This paper examines territorial maps produc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ith a focus on maps of the Hunchun River basin located in present-day Northeast China. Its most remarkable finding concerns place names: from the reign of Kangxi to that of Tongzhi (reign: 1861-1875), place names in the Hunchun River basin changed only slightly; but then, starting with the reign of the Guangxu Emperor (reign: 1875-1908), new place names begin to proliferate. These new place names are indicative of an influx of Han Chinese into the region, and suggest the decline of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resulting cultural conflicts and changes were events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foreseen by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Manchu, Qing-dynasty maps, cartography, Hunchun River Basin

---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